

金瓶梅續書三種



金瓶梅續書三種

續金瓶梅

隔簾花影

金屋夢

下

〔清〕丁耀亢 著

陸合星月 校點

齊魯書社

一九八八年八月

第二十二回

可以代劳，笑嘻嘻的出门道：“等煮了酒，还送二斤来。”阮守备拱了拱手，送他去了，心里又喜又怕。喜的是：“我有了好方，再不怕这两个人笑我了！”怕的是：“万一不效，弄的进退两难，又是一场受气。”又想道：“把他二人哄醉了，大家胡混一场，有须难打发处，还有这根假东西，使个替身法儿，好歹要卖一卖老，难道我就罢了？”

等不到晚，先把药放在□□里去，买了一只烧鸡、两碗烧肉、两段猪灌肠、一盘熟鱼，又是点心蒸糕买了一大盘，摆在床前一张桌上，要请卞千户娘子过来吃酒。鲍指挥娘子已是知道，他和王鞦子吃烧酒，讨了药来，只推不知，道：“你待请谁？”阮守备道：“这须时没请卞二嫂来坐坐，今夜无事，恁姊妹们叙叙，他的酒量，好歹让他个醉。”娘子道：“他这几日不耐烦，等我自己去拉他。”说毕，放下针线过墙去了。原来两人商议就一路，也有个打发个老厌物的意思，趁这个机会，正好顺水行船，试试这药灵不灵。

一到了卞二姨家，见他坐在炕上和香玉纳鞋哩。把卞千户娘子拉在一间空房里，说：“阮守备今日求了春药吃了，又买了好些东西，来请你吃酒，要安排试药的光景。如今咱两个把他试试，好不好打发他上路。”说的停当，卞千户娘子道：“姐姐先走一步，我洗洗澡就到。只怕你吃起醋来，我就不成。”鲍指挥娘子笑着过去了。

卞千户娘子原是京师积年做过暗巢的，一向不得尽兴，也指望过来试试阮守备的药。即时烧水，用香肥皂洗澡，穿上一套半新不旧的衫裙，也不搽脂粉，笑嘻嘻的从门里走过

来，道：“打搅得恁两口儿也勾了，天长日久的，又要来请，也不当人子。”阮守备也换了一套新衣，忙来接进去，道：

“咱家里五香酒熟了，胡乱请二姨来尝尝。有甚么你吃，敢言请么？”

夫妻二人安下座，阮守备横头，他二人对面坐了。守备自己把酒来斟。要请他小姊妹，二人都过那边院子里要去了。一面用了三个雕漆茶杯，满斟过五香酒来。卞千户娘子道：“妹子量小，谁使的这大东西？”阮奶奶道：“大？不大。姐姐收了罢。再换个杯，姐姐又嫌小了！”顽成一块，只得接杯在手，又取壶去：“还敬阮姐夫。”守备不肯送过壶来，自己斟了半杯，陪着吃了几巡。吃到热处，俗说道“酒是色媒人”，渐渐说话俱是带嘲，大家笑成一块。三人都有七八分酒。

阮守备有事在心，不敢多饮。天已半更，那药在马口里还不见发作，那件东西依然垂头而睡。又见这二位臊冤家乘着酒，欢喜爽快，比往日更觉颠狂。这药力不发，如何应承的下？推去净手，用温水把□□药洗去，手托着央不动，叫不醒、妆醉推死的臭皮囊，长叹了一声，唱一个《驻云飞》：

堪恨皮囊，旧日英雄何处藏？好似僵蚕样，弄着全没帐。（喙）当日武风狂，何异竖枪；今日里缩颈垂头，不敢把门来上。死狗谁能扶土墙！

阮守备想道：“这药不效，或是用的少了？”又将王鞭子的药取出三丸，用口嚼碎，□□□□□□只见那东西眼泪汪汪，□□□□□□越发不起了。又叹了一口气，唱第二个《驻云飞》：

第二十二回

朽物堪怜，伏祈抬头听我言：略妆须虚体面，休使人轻贱。（嗟）枉自口垂涎，委曲难前，二指穷筋，变了根皮条线。一滴何曾到九泉。

从来这春药扶强不扶弱，济富不济贫，少年的人用了，不消半日，随着人的阳气，一时就发；这七十的老人，休说真阳枯竭，就是膀胱内邪火也是冷的，一时间这一点热药，□□□□就如喂死狗的一般，那里有点热气儿？亏了后来吃了半日五香烧酒，又将温水将阳物一洗，内外相助，这三丸药一时发作，真个是有脚阳春花再发，无油枯焰火重明。

备大喜，寻思道：“此时不乘机行事，等得药力发尽，悔之晚矣！”连忙进的屋来。

卞千户娘子要回家去，怕香玉女儿一人在家害怕，守备道：“天已晚了，恁姊妹两人在房里，我还外面。天已起了，还回去做甚么。依着我，咱大家打个官铺，混上一夜罢。”卞千户娘子故意骂了一句，道：“我们在这里，撇下他姊妹在隔壁，也不放心。”阮守备道：“一发叫到这边来，他姐儿两个睡在一房也好。”说毕，卞千户娘子才走起身，叫过丹桂、香玉过来，把房门锁了，院子门倒关着。原是一家人，从墙上走熟了的。说着话，房里点上灯，见他姊妹二人，俱是中衣，不穿裙，从短墙上过来，上西间房里去了。

这阮守备还要让酒，卞千户娘子吃的有须春心按不住的
光景，推是醉了，阮守备也就让各人安排上床。鲍指挥娘子
要和卞千户娘子两头睡，怎当的卞千户娘子是个顽皮人，有

了半醉，单单扒过来和他一头，笑道：“咱今姊妹两人，今夜做个干夫妻罢。”脱的光光的，一口先把灯吹杀了。阮守备那等的四平八稳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也就脱的精光，挨进房门，往两人被窝里一滚。卞千户娘子摸了一把，□□□□□□骂道：“好老没廉耻，哄的我住下，可是耍小姨子么？”说不及话，拉在床沿上干起。那妇人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把阮守备围困攻打。不一两阵，那点药力使完，不觉一阵酥麻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再休想还有抬起头的日子了。

鲍寡妇听了半日，已是难捱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阮守备怕他吃醋，别人又吃了
头汤，十分过意不去，只得勉强奉承，那里抬起头来？被鲍
寡妇一把按在床上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这妇人淫心酒兴一齐发动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那消两三阵，把个阮守备弄的似落汤
鸡，骨头皮毛都是稀软的。这老人家一阵昏迷，浑身冰冷，
大叫一声：“罢了，我也！”没奈何，取出一根三寸长的角先
生，替他放在腰里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。

且不说阮守备气喘口张、两眼紧闭，生死不保。却说这
鲍丹桂从那日汴河看见男女行乐，已是春心难按，幸遇着卞

第二十二回

[illegible]

穿花蛱蝶，双双春日入房来；

点水蜻蜓，款款迎风随浪滚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淫女奔邻托风雨夜作良媒 书生避色指琉璃灯代明烛

东坡在徐州登燕子楼词：

天涯倦客，山中归路，望断故园心眼。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。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，但有旧欢新怨。

却说鲍指挥娘子和卞千户娘子，把阮守备一夜夹攻。七十老人，如何敌得两口飞刀？连泄二次，昏晕不省，次日遂成了瘫痪。不消两月，中风不语，呜呼哀哉。两个寡妇原是一路，要打发他的，胡乱买口寿器，送在郊外埋了，才得干净。只撇下一个痴子憨哥，随着当奴才使唤。两个寡妇商议着：“就着这个酒店，咱两家同居，一个锅吃饭，同丹桂、香玉一处居住，省了费钱，又好作伴。”因此，两个寡妇占了一口房，打开福清庵的壁子，使两个女儿各人住一间；白日黄昏做针钱，顽成一块，打扮得油头粉面，窄袖弓鞋，就如门户烟花光景。香玉虽伶俐，还略老实须，只有丹桂姐十分油滑，口里学得街市上情词浪曲，没一个不记得，整夜和香玉顽着，叫“亲汉子”、“亲羔子”，满口胡柴，不害一星儿

第二十三回

羞。

这法华庵后面，邻着一个书房。原是一个老学究训蒙，后来一个年少秀才，姓严名正字好礼，因贫穷，家内无处读书，和这尼姑是个亲戚，隔家不远，就借了一间房，在韦驮殿东边紧间壁白日读书，连夜里也不家去。家贫无油，时常也来佛灯里借油去，读至三更还不睡。是一个有志气的正人，未逢时的君子。此人生得面白唇红，年方一十九岁，尚无妻室。每日不出书房，有朋友和他嘲戏的，连面腮都红了，日夜以读书为事。念的书声且是好听，到了半夜，恹恹楚楚，如泣如诉的，常念到好处，双泪俱下。这个书房和丹桂姐卧房紧邻着，屋山头一边是习静好学的书生，一边是妄想求夫的淫女。

这屋壁年久漏了雨，把墙渐渐的欹斜，使一根朽木撑着墙根；又裂了一条斜缝儿，那边使纸糊了，常常透过灯光来。这丹桂时常常用个竹签儿，通开纸缝，窥看这秀才。见他生得一表人才，白生生的和美女一般，恨不得搂在怀中：“免得我半夜三更叫着名儿，胡思乱想，指头不得歇息。”白日间听得这边说话，常悄悄的先丢过瓦片来勾搭。后来见他不理，又将自己带的一个红纱香袋，连一只睡鞋儿，隔墙丢去，指望这秀才钻隙相窥，或是逾墙相从。那知道这读书人专心只在读书上，并没这个闲情，就是见了这个香袋、睡鞋，也只道是那个朋友撇下的，再想不到邻家有妇女勾引的事。因此，每夜丹桂背了香玉，常常在墙缝里窥看。见他好似泥塑木雕的一个书生，并无邪视，又伸将一根细细竹竿去撚弄他。严

秀才不提防有竹竿在背后搯他，只道是有鬼，唬得他把被窝床帐俱移在中间来，把这一间白日做书房的，又把墙缝用泥来塞了。从此后，丹桂姐只好闻声动念，害了个单相思，再不能勾半夜隔墙窥宋玉，西邻掷果引潘安，也只好在枕头上、被窝中，悄悄叫几声“风流哥哥”，心里想着，口里念着，指头儿告了消乏罢了。

不则一日，那姑子福清常常来卞千户娘子这边来，央香玉做须针指。因佛堂石榴花盛开了，姊妹二人要往庵上去看花，丹桂姐有心要细细端详这严秀才，恨不得撞个满怀。那日同香玉过来，到了姑子房里，吃了茶，走到韦驮殿傍，一个小门进去。见大红千层石榴花开得火也似红，姊妹二人每人折了两朵，插在头上。才待要走，只见严秀才从书房走出来，看见两个少女，慌得忙忙走回，不敢回头，一直进去了。这丹桂姐到只管留恋，拈着花儿顽耍，见秀才不出来，各自回房不题。

从来机会相凑，成了好事，没有缘法，总不相干。那时正是五月天气，渐渐暄热起来。忽然连连大雨，就下了三昼夜，汴河水涨起来，把人家小房破屋倒的倒、漏的漏，常是半夜里大家不睡，怕屋倒压死。谁想这严秀才住的书房，俱是乱后破烂草房，上漏下湿，到了二更时候，听得忽喇一声，好似天崩地裂一般，把那垛破墙，从根下直倒在地，恰好与丹桂姐卧房倒通了。丹桂姐忙起来穿衣不迭。那时天热，只穿得个红纱抹胸儿，连一条中衣也找不见，白光光的赤着身子。正然害怕，只见严秀才在房中间里看书，还点着灯哩，

第二十三回

正忙不迭把灯盏拿起来，照着收拾被窝。这丹桂姐在黑影里看得分明，不觉淫心动荡，想起：“白日间折花遇着他，几番勾搭再不上手，今半夜无人，姻缘凑在这里！”趁着他灯影半暗不明，往秀才屋里直走，到床前道：“哥哥救我则个！”严秀才见一女子忽然走到面前，光着雪白的身子，吓了一跳，道：“你因何这样来，甚么道理？”一面说着，这丹桂早钻入秀才的床上帐子里去了。

严秀才见他如此，慌忙把灯放在桌上，一直走出屋来。外边大雨如注，那里站得下，看一看韦驮殿里琉璃灯还点着，忙忙走入韦驮殿来，以避这夜半男女之嫌。走到韦驮面前，可霎作怪，只见那琉璃灯大响了一声，似爆竹相似，灯光一晃，好似个明月放光、金盆献日一般，但见：

非黄非白，如月如烟。圆陀陀一点灵光，明朗朗满空献彩。浊垢扫开，千佛影中悬宝杵；琉璃普照，八功德里涌莲花。无生无灭，牟尼顶上白毫光；为净为明，舍利珠中金梵塔。

单说这佛法中，“不可思议”四字，概尽一部《法华》。世上的事，人人思议到的，都是聪明机巧、伎俩权术，总因妄想，生出揣摩，以此去测天量海，那有窥见一斑的。这严秀才为丹桂淫魔，在半夜无人暗室之中，略有须邪念，岂有不动之理。那少年轻薄子，正要窥邻窃色，选伎倾家，何况美色女子脱得赤条条，一个现成茶饭，那有不领受的。只因严秀才一点正气，这须女色从不曾看在眼里。因见丹桂淫奔，进他卧房裸体相亲，不敢久留，竟出门走入韦驮殿来。只见

殿上琉璃灯忽放出光来，照得满殿上如明月一般，岂不是不可思议功德！这书生又是羞愧，又是惊惶，只得在灯光之下，孤孤站立，唬得战战兢兢，一似那女子还赶将来一般：“幸得大雨盆倾，一宿不住。又怕屋倒了，打死此女在我床上，不能自明。”心里一上一下，真如春杵相似。后人有诗赞严生正大不苟处：

暗室欺心有鬼神，功名原不付淫人。

青蝇未可污全璧，明镜岂容点片尘。

慧剑谁能除妄想，欲河常见陷迷津。

鸡鸣风雨沉沉夜，才信光明大法轮。

却说这丹桂见秀才去了，只在床上倚枕而卧，春心如火，欲水如浇，还指望他去去就来。起来把灯一口吹灭了：“今番回来，一把拿住他，定不肯轻轻放空！”等到半夜，大雨不止，直到天将五更，没奈何走下床来，回房不题。

那知道风雨深夜，正是鬼神出没时候。那半空中夜游神和雷公、电母、风伯、雨师各样神灵，看得明明白白，夸道：“好个严秀才，真个见色不迷！”一点阴鹭，一宅之内灶君、五道，一坊之内土地、神祇，次日奏知城隍，申报阴德去讫。后来中了金朝状元，在后案不题。

却说严秀才在韦驮殿下坐到天明，雨略住了，才叫了福清师徒去看看。破墙倒了，书房门首见一双小脚踪儿，在泥里走得横三竖四。他心中自明，不好讲得，那福清姑子也有须疑惑，说严秀才书房如何有妇人足迹，各人怀心，都不言语。看了破墙和阮奶奶家通成一处，甚不方便：“等天晴了，

第二十三回

叫几个闲汉来，快砌起来，省得两下不便。”这严秀才趁此机会，就把那书桌、床帐，一时间叫人都搬回家去了。只说是屋破难存，把淫奔之事一字不肯提起，恐坏了人家闺门，失于刻薄；又恐此女所求不遂，不是悬梁就是投井，连人命也是有的，因此默默无言别去，寻师取友读书去了。后来：

丹桂的淫孽，自然灾祸难逃；

志士的清白，自然功名大起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武城县乔美传书 齐王府宝儿得意

《汴京诗》：

幽蓟烟尘入九重，贵妃汤殿罢歌钟。
中宵扈从无全仗，大驾苍黄乏六龙。
妆匣向留金翡翠，暖池犹浸玉芙蓉。
荆榛一闭朝阳路，唯有悲风吹晚松。

单表富贵无常，沧桑多变。麋鹿苏台，尚作馆娃之梦；
杜鹃蜀道，空闻望帝之呼。虎头健儿，化为鸡皮老翁；邯郸
才人，嫁作厮养卒妇。况复改朝换代，剩水残山。魏国江山，
半是衰草夕阳，汉家宫阙，但见荒烟流水。前八句诗是南宋
赵子昂所作。本系宋朝宗派，因南宋为元所灭，不堪流落，
仕元为学士，伤故宫离黍，又有一诗：

露下碧梧霜满天，砧声不断思绵绵。
北来风俗犹存古，南渡衣冠不及前。
苜蓿总埋宛骥粟，琵琶曾没汉婵娟。
人生俯仰成今古，何待他年始惘然。

前后二诗，总言汴京大乱二十余年，朝属宋朝暮属金国，

第二十四回

家家枵腹，处处反叛。随是甚么人家，这几年俱已空虚流移去了，只有这须行户娼妓人家，随地杨花乱滚，倒还有须气色。此时刘豫奉着金主之命，做了河南齐王。原有一位夫人生得美貌，被金兵先抢去了，就有这须附势的媚客，和那趋时的兵将，劝他别立王妃，选取宫女，也要三宫六院。恨不得把那汴梁旧宫一时间充满，做金兀朮的行宫。一面出榜：凡良家女子十六以上，俱要赴开封府报名；娼妓三十以下，俱要赴宫中亲选。这汴梁人民唬得手脚无措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武城县勾栏里，乔美、陈芳原是有名的乐户。因乔倩女在干离不营里做了夫人，时常想着陈宝儿：“一个好心性儿，还是当年一个美人，如何教他流落了？”使乔美传信上武城，叫陈芳上东京来住。如今汴梁官殿，做了四太子的行宫。凡系北方大都督们，俱有私宅，在东京安顿家眷，把旧日王侯国戚的大宅花园入了官，依旧修得整整齐齐，朱门绿户，好不齐整。叫陈芳上京，好歹带挈他个出身的去处。

那陈芳在武城县里，遇了大乱，连他妹子陈宝儿也不敢接客，怕金兵掳去，藏在乡村里，和邓三老婆一搭里住着，连年来极穷。也是合该发迹，陈芳因上城来买菜——那一时山东六府已尽属金朝，听刘豫的号令，各处安了官，金兵时常到武城县养马。这陈芳才进得门来，被一个番兵拿去喂马。一条绳子拴起来，不容分说，叫他挑了弓箭枪刀、随身行李，弄了一担，大刀背打着，在马头前飞跳。陈芳那里敢分辩，只得随行。到了察院官廨门首，才放下行李，又叫他抬马槽、煮马料，忙到二更天气。陈芳又没碗饭吃，那里寻法逃走。